



【自由副刊·一期一會】 劉梓潔／翻譯來電五十

用阿爾巴尼亞語、亞美尼亞語、烏克蘭語、印尼語、以色列文、西班牙文、德文……還有華文（但分別是香港華文、台灣華文、中國華文）寫作的作家們，與修課大學生與碩士生們面對面坐。作家們介紹自己的語言、文類與風格等，這時我們尚不知對面這些年輕臉龐們的母語是什麼、或擅長什麼外語。

一眼望去，只有一張亞洲面孔，是始終帶著天真笑容、口譯起來嚴謹精準的香港女孩 Fion，我們在第一週就認識她。其餘皆金髮褐髮碧眼、輪廓深邃，我低聲跟香港作家 CH 說：「看來我們只能共用 Fion 了。」

接著，亞隆宣布譯者們的語言，到中間一個特別高的女孩：「MJ，Chinese」。欸！？我眼睛瞪大，MJ 也對我投來閃亮的目光，那一剎那我們眼中只有彼此，原來遇見靈魂伴侶就是這種感覺。

觸電時間，兩兩一對，自由帶開。MJ 是芝加哥出生長大的美國女孩，高中時在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學了兩年中文，說著一口流利的台灣腔中文！讓我驚喜上加驚喜的是，她對於能夠遇到台灣作家也非常驚喜，因為她太想念台灣了。

「你最想念什麼呢？我看看我有沒有剛好有帶來……」

「我很想念高雄捷運。啊，你會說高雄捷運的廣播嗎？下一站、凹子底……」

欸！？這時候通常不是應該是來一客泡麵或義美小泡芙嗎？凹、凹子底！？

正好我過去這一年常跑高雄做劇本田調，輕易就能召喚聲音記憶，念出來：「下一站，凹子底～ā u-tsit-tsā m, Lap-á-té~ha e` zam-, lab` e` dai` ~Next station, Ao~zih~di。」

MJ 興奮地跟著我念，像合唱一樣，她的眼睛裡閃著高雄鄉愁，這時我無比確信我們會是很好的搭檔。原來，對一個譯者來說，最好的伴手禮是作家的語言。而這正是作家隨時帶在身上的。